

坐拥书城

狼的世界的生命哲思

——读张明长篇小说《我的世界》

□王西兰

阅读《我的世界》，一种强烈的震撼和随即而来的喜悦久久不能平复。震撼的是这部长篇小说对我的思想冲击和艺术感染，喜悦的是我们运城出现了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，出现了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——即使在文学圈子里也很少听说过他的名字。运城文学界，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惊喜了。

运城作家张明的长篇小说《我的世界》，以狼的第一人称叙事，构建出一个充满野性与新奇的天地，为我们展开一幅关于自然生存、抗争与和谐的宏大画卷。其独特的叙事视角与出色的文学描写，为我们理解生命、反思文明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文本，让我们不得不对人类、动物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进行严肃思考；也会让我们在狼性与人性的观照中，对日渐孱弱和利己的人性有了更深入的反省和觉悟。

狼的世界：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

在《我的世界》里，作家对狼的世界进行了全景式描述。他以写实又抒情的笔触描摹山川草木、风雪雷电，将自然的伟力与温暖、慷慨和严酷尽数呈现，步步深入地铺陈狼与人类在生命舞台上的生存现状，揭示出人、动物与大自然相互依存的永恒命题。这种描写超越了对环境保护的肤浅呼吁，抵达了对生命共同体的哲学沉思，成为整部作品最具重量的精神内核。狼与猎物的关系，并非简单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关系，而是维系生态平衡的微妙链条——作者笔下，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日子里，狼都单独或以小家庭为单位栖息在草原上，自有着大量的野兔、鼠类为食物，而这些野兔和鼠类恰恰都是草原的破坏者；只有在冬季最严寒的时节，狼才成群结队，对羚羊群、鹿群和野驴进行大规模捕猎，遏制其种群过度繁殖带来的生态崩溃；狼与自然环境的互动，更显得生命与天地的相依。狼依据季节的变换独居或群居，顺应自然规律选择捕猎时机，这些习性都是对自然法则的敬畏与遵从。

而狼与人类难以言说的关系，则是小说最具现实冲击力的部分。人类对草原的过度开发，不断压缩狼和其他动物的栖息地和生物链，打破了狼与人类原本的平衡和谐。狼在非常情况下对人畜的侵犯，招致人类的大规模猎杀；猎人的贪婪杀戮，又引来了狼的凶残报复。狼的数量锐减，导致草原野兔、鼠类大量繁殖，引发草原的生态灾难，自然又造成了

人类的生活困境。这种复杂的关联与相互维系，恰似一面镜子，照见人类向大自然过分索取、掠夺后，不可避免地遭到土地沙化、沙尘肆虐等反噬困扰，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短视、无知和傲慢的严厉警示。

《我的世界》传递出一个重大命题：自然环境从来不是谁能够独有的，而是人与狼及其他动物休戚与共的生命舞台。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，只是生态链条中的一环，居于食物链顶端的我们，不可蔑视动物与自然。只有维持生物多样性，与万物保持平衡，和谐相处，敬畏并尊重自然的生命法则和运行规律，人类才有自身的安全。

写狼即写人：对现实人性的精神自省

“文学是人学”，写狼也是写人。《我的世界》的深刻之处，正在于借狼性的书写，启发读者对人性的观照与反思。

作家摒弃了符号化的凶残野兽与故弄玄虚的拟人化改写，以真实笔触，描绘狼和狼群的生存本貌。狼也是有情感、有自己生存准则的生灵，它们在绝境中的挣扎奋斗，在狩猎时的精准协作，在遭遇极端环境时的韧性坚守，在危急关头的拼死搏斗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。小说将狼置于自然法则的大环境中，表现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生命质感。

特别是作为长篇小说中的“一号人物”——“我”，一个从幼狼、独狼、头狼成长起来的狼王，让读者对我们长期以来最敌视的野兽，有了新的理解。面对屈辱时的血性、遭遇危机时的担当、族群困顿时的责任心、争夺权威的大局观念……让我们对“狼性”有了更全面的认知。

除了狼王，书中诸多配角让人印象深刻：那个襁褓中失去父母的小不点，在几乎要冻饿而死的时刻，被狼王夫妇收养，成长为一只强健的公狼。在野驴群与狼群坠入冰河的生死关头，它奋不顾身跳进刺骨的冰河，将冻僵的母狼顶上岸，自己却力竭沉底。看着得救的母亲，它脸上的表情是欣慰的笑意。备受狼王夫妇溺爱的“公主”馨儿，在狼群被猎人弩箭困于山谷、濒临冻死之际，挺身而出，用柔弱的身躯冲撞触发机关，以年轻的生命为族群开辟一条逃生通道。鲜血流淌在洁白的雪地上，分外殷红，分外鲜艳。

当然，这些紧急时刻的“狼性”表现，无关道德选择，只是物种进化过程中沉淀在血脉里的本能和生存智慧。尽管如此，却足以让我们感动、感慨，肃然起敬。

以传统观照现实，以狼性观照人性，我们不得不对人性的一些堕落进行自省和审视。耽于享乐导致躯体孱弱，精于利

己致使精神矮化，少了血性伟烈，少了见义勇为与牺牲精神。从狼的血性与坚韧中，我们看到了自己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流失的精神力量。当精致的利己主义消解着人们的勇气与担当，小说中狼群面对绝境时的种种表现，震醒了我们日渐麻木的心灵。其对生命尊严的捍卫，对生存信念的坚守，与人类社会中为理想、为正义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，有着跨越物种的精神共鸣。

读了《我的世界》，读者会情不自禁地呼唤我们不能丢失的强健体魄，呼唤我们不能丢失的血性与坚韧，不能丢失的知恩必报、义无反顾和舍生取义。

当然，我们不会因此而将狼看作是善良温驯的动物，看作是人类的朋友。我们知道自己是在读小说。而小说，从来都是由此及彼，借题发挥，微言大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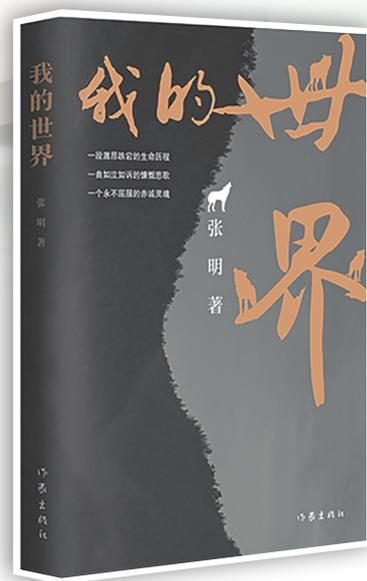
叙事张力与苍凉语境：小说艺术的出色体现

《我的世界》之所以能产生强大的思想冲击和艺术感染，离不开作者出色的文学表现力。

一般来说，长篇小说都有着一条情节贯穿线索，就像《红楼梦》中贯穿全书的宝黛钗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一样。《我的世界》以狼王“我”一生的传奇故事为线性结构布局谋篇，以狼王的亲情、爱情与族群之情为情感线索，以猎杀求生为生存线索，以狼王的争夺、更迭为冲突线索，还有与猎人及草原开发者的命运纠葛，串联起十多个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故事，来完成狼的世界的全貌书写。

狼王的曲折命运贯穿全书，设置多重人物关系，情节设计复杂曲折，叙事节奏张弛有度，高潮迭起又衔接自然。脱离狼群、遭遇老黑、收获爱情、结怨猎人、围猎鹿群、小不点救母、馨儿“趟雷”、痛失伴侣、从容赴死……一场场惨烈的搏杀，一次次的激烈冲突，此伏彼起，张弛交替，以富有节奏的韵律，描绘着狼王和同伴、族群的生命画卷，书写着狼与人类、自然的复杂联结。这种珍珠链式的结构方式，运用是成功的。

狼的行动设计和心理描写，是《我的世界》获得成功的重要艺术手段。狼不会说话，人也很难去体验狼的生活，只能是全部的虚构，这对《我的世界》全篇35万字长篇小说带来极大的挑战。作家推动情节，实现人物（狼）的相互交流，就只能用行动和心理活动来描述。狼的行动复杂曲折，总是出人意料又动人心魄：“我”在少年时期，目睹父亲咬断被狼夹困住的母亲的一条腿，当时不懂父亲是为拯救整个狼群，只是挺身撞倒父亲；多



年后，作为渐渐老去的“狼王”，与年轻狼王决斗，明明看出破绽，一口便能定胜负，但为了族群的未来，选择放弃，黯然退位。年轻的领袖对老狼王的高尚行动心领神会，登上王座时，对着远去的老狼王跪卧致敬。在这样动人的行动面前，哪一个读者的心不会剧烈地跳动呢？

《我的世界》中的心理描写也是非常成功的。作家能够精准捕捉到狼在不同情境下的心理活动：捕猎前的专注冷静、失去同伴后的悲伤迷茫、面对人类时的警惕与试探……这些心理描写不仅是狼的行为逻辑的依据，而且更有着一种形而上的生命叩问：“我们如赤子一般挚爱着这片生养了我们的草原，我们历经沧桑、饱尝磨难依然恪守草原法则……也许诞生在草原上就注定了我们将终生徘徊在这生与死、血与火、情与怨、喜与悲之间。”读懂了狼的心声，我们也应该叩问一下我们自己。

张明的小说语言，有着浓厚的抒情色彩，激情而又深沉，如同氤氲在草原上的马头琴声，又像飘荡在蓝天下的牧歌长调。这样的语言描写草原荒野，春之生机、夏之炽热、秋之萧瑟、冬之凛冽跃然纸上，为狼群营造了非常兼容的生命舞台。浓烈、苍凉、沉郁的文学氛围，给予读者一种如饮陈酿的阅读体验。

当然，这部长篇也不会是非常完美的。比如，关键人物（狼）的出场和重大行动的开启，往往淹没在冗长的叙述中，很不醒目；后半部分语言叙述略繁复枝蔓，大段押韵句子也影响了阅读效果。但对于写作资历尚浅的张明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《我的世界》的出现，是我们运城文学界的一份惊喜。这部作品跳出了地域题材的局限，以对生命共性的深刻洞察，实现了文学视野的拓展。它不再停留于对地方风情的展现，而是将狼的世界作为审视人类文明的参照，其思考的广度与深度，已然达到了较高的文学境界。

真正的优秀作品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愿《我的世界》这份独特价值，能被更多读者看见，持续引发共鸣与深思。

视野

爱你老己

□郑科

市井纷嚣“爱己”扬，声如潮涌漫八方。几人真解其中意，恰似迷途觅旧乡。其实所求何复杂，简物挚情心自洽。河溪潺潺映天碧，似镜澄明照心涯。树木葱葱摇翠影，送来清气润诗怀。原野铺金梦如画，孩童嬉闹笑声佳。亲朋围坐情温厚，挚友倾谈意不差。

风吟浅唱韵悠扬，乐奏和鸣悦自排。故事如醇细细品，戏剧似火暖心宅。诗韵盈怀添雅趣，泥土含情梦亦乖。建筑古朴藏今古，街衢熙攘话兴衰。今朝始悟爱己孩，莫负身旁好景来。叶舞风中添逸兴，花绽枝头送香腮。粗茶淡饭养真性，信步闲游意悠哉。仰首云舒心自阔，爱己新程绽锦裁。

经典语录

- ◆人生不过如此，且行且珍惜。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，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。——林语堂
- ◆好东西不用你去记，它自会留下很深的印象。——钱钟书
- ◆勇者愤怒，抽刃向更强者；怯者愤怒，却抽刃向更弱者。——鲁迅
- ◆虽然环境的关系很大，但环境也是人造的。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改变环境？人无论如何应该跟环境奋斗。能够征服环境，就可以把幸福给自己争回来。——巴金